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古今事文類聚後集卷三四

詳校官中書臣康綸鈞

侍讀臣孫球覆勘

總校官編修臣王燕緒

校對官中書臣趙秉淵

謄錄監生臣張仲芳

古今事文類聚後集卷三

宋　祝穆　撰

人倫部

名諱

羣書要語禮不諱嫌名二名不偏諱逮事父母則諱王父母不逮事父母則不諱王父母君所無私諱大夫之所有公諱詩書不諱臨文不諱廟中不諱夫人之諱雖

質君之前臣不諱也婦諱不出門大功小功不諱曲禮

古今事實

古者不諱

文王諱昌而箕子為武王陳洪範曰使羞其行而邦其昌厲王諱胡而其子宣王時詩曰胡不相畏此詩書不避也　周頌祀文武之樂歌雝曰克昌厥後噫嘻曰駿發爾私此廟中不諱也　春秋僖公名申而書戊申定公名宋而書宋仲幾莊公名同而書同盟此臨文不諱

也

臣不為君諱

衛侯諱惡其臣亦有石惡左傳

漢唐為君諱

漢吕后諱雉令臣呼雉為野雞　武帝諱徹改徹侯為通侯　光武諱秀改秀才為茂才　明帝諱莊改莊助為嚴助　唐高祖諱淵改劉淵為劉元海改戴淵為戴若思

以同字代父諱

司馬遷報少卿云同子驂乘盖指趙談與其父同諱故曰同子

不避父名

桓玄呼人温酒自道其父名既而曰英雄正爾䟽世說

內諱不出門

王述為揚州刺史初至主簿請諱報曰亡祖先尊名播海內逺近所知內諱不出門餘無所諱

因名改官稱

羊祐為荆州刺史及卒有遺愛州人懷之為諱其名改戶曹為辭曹焉

故犯其名

度支尚書宗如周有人訴事謂曾作如州官也乃曰某有屈滯故來訴如州官如周曰爾何人敢呼我名其人慚謝曰秖言如州官作如州不知如周官名如周早知如周官名如周則不敢喚如州官作如州如周大笑曰

令卿自責見侮反深衆咸服其雅量北史

以諱為戲

王亮為晉陵太守時晉陵令沈巑之性麄疎好犯亮諱亮不堪遂啓廢之巑之乃造坐云下官以犯諱被代未知明府諱若為攸字亮父名攸當作無骸尊傍犬為犬傍無骸尊若是有心攸無心攸乞告示亮聞之惶恐不履下牀跣足巑之撫掌大笑而去齊書

以姓名為戲

宋殷淳字孚孚與何朂共食孚羡盡朂曰益殷尊羡朂司空無忌子也孚徐輟筯曰何無忌憚

對客不犯諱

梁武帝詔王僧孺改百家譜合一百七十二卷藏在秘閣王弘好其書日對千客不犯一人諱

不犯嫌名

范曄泰之子為太子詹事固辭朝議以禮不諱嫌名乃居之

唐賈曾授中書舍人以父名忠辭不受議者以中書係曹司名又與曾父名音同字別禮不諱嫌曾乃就職

諱稱父字 見世家門

作史避諱

唐高祖之祖諱虎李延壽唐人也作南北史易石虎以季龍易韓擒虎以韓擒成

諱樂廢飲

帝尚書翼有重名生平不飲酒不務歡為家君諱樂也

丁用晦芝田錄

諱岳廢樂

劉温叟父名岳終身不聽樂不遊嵩岱每赴内宴聞鈞奏則涕泣移時曰若非君命則不至是青箱雜記

諱石避行

徐積以父名石平生不用石器遇石則避不踐行狀

惟諱犯贓

包拯尹京禮上之日吏請家諱公瞋目曰吾無所諱惟

諱吏之有贓惡者名談（翰府）杜祁公衍嘗言父母之諱在我而已他人何預馬公帥并門吏請家諱公正色曰下官無所諱但諱取枉法贓（青箱雜記）

避丞相諱

尚書省文字下六司諸路例皆言勘會曾魯公為相始作勘當以其父名會避之也　京師舊有平準務自漢以來有是名蔡魯公以其父名準亦改為平貨務（石林燕語）

古今文集

雜著

避諱甚難　顔之推

梁世謝舉甚有聲譽聞諱必哭為世所譏臧逢世臧嚴之子也孝元經牧江州遣往建昌督事郡縣民庶競修箋書有稱嚴寒者必對之流涕物情怨駭揚都一士人諱審而與沈氏交沈與其書名而不姓此非人情也凡避諱者須得同訓以代之桓公名白傳有五皓之稱厲王名長琴有短脩之目不聞謂布帛為布皓呼腎腸為

胥脩也梁武小名阿練皆呼練為絹乃謂銷鍊物為銷絹物或有諱雲者呼紛紜為紛絪有諱桐者呼梧桐樹為白鐵樹便似戲笑耳周公名子曰禽孔子名兒曰鯉止在其身自可無禁至於衛侯魏公子楚太子皆名蟣虱長卿名犬子王脩名狗子正有連及理未為通古之所行今之所笑也北土多有名兒為狗駒豚子者使其自稱及兄弟所名亦何忍哉前漢有尹翁歸後漢有鄭翁歸梁有孔翁歸晉有許思妣孟少孤如此名字幸當

避之名子者當為孫地親識中有諱襃諱周諱清和禹

交疏造次一座百犯開者辛苦無憀賴焉訓家

諱辨　　　韓愈

愈與進士李賀書勸賀舉進士賀舉進士有與賀争名

者毁之曰賀父名晉肅賀不舉進士為是勸之舉者為

非聽者不察倡而和之同然一辭皇甫湜曰若不明白

子與賀且得罪愈曰然律曰二名不偏諱釋之者曰謂

若言徵不稱在言在不稱徵是也律曰不諱嫌名釋之

者曰謂若禹與雨丘與蓲之類是也今賀父名晉肅賀舉進士為犯二名律乎犯嫌名律乎父名晉子不得舉進士若父名仁子不得為人乎夫諱始於何時作法制以教天下者非周公孔子歟周公作詩不諱孔子不偏諱二名春秋不譏不諱嫌名者康王釗之孫實為昭王曾參之父名晳曾子不諱昔周之時有騏期漢之時有杜度此其子宜如何諱將諱其嫌遂諱其姓乎將不諱其嫌者乎漢諱武帝名徹為通不聞又諱車轍之轍為

某字也諱呂后名雉為野雞不聞又諱治天下之治為某字也今上章及詔不聞諱滸勢秉機也惟宦官宮妾乃不敢言及機以為觸犯士君子立言行事宜何所法守也今考之於經質之於律稽之以國家之典賀舉進士為可為不可耶凡事父母得如曾參可以無譏也作人得如周公孔子亦可以止也今世之士不務行周公孔子之行而諱親之名則務勝於周公孔子曾參乃比於宦官宮妾則是宦官宮妾之孝於其親賢於周公孔

子曾參者耶

或諱或不諱

太史公名談故史記無談字季布傳改趙談作趙同范曄父名楚金故為文皆以今為茲韓愈為李賀作諱辨持言在不稱徵之說故愈父諱仲卿未嘗諱焉曹志植之子奏議云幹植不强不諱植字三國尤不諱其君名如功以權成是斥孫權之名也孔氏叢說

論漢唐國諱

周人以諱事神然雖詩言克昌厥後噫嘻言駿發爾私何以不為文武諱耶至於周禮一書七月一詩去古未遠皆未之諱故禮有昌本之葅詩有觱發之詠其避諱固未如後世之悉特不敢指曰文王昌武王發若泛用二字則不之諱如穆王名滿其後有王孫滿襄王名鄭諸侯亦有衛侯鄭雖曰魯以獻武廢二山是特當時為尊者諱故改具敖之名而承襲不易厥後又有公孫敖亦足以見泛而言之未嘗諱也後世諱政而正月且易

其諱視周為密矣觀王嘉上封事無教逸欲有國是固
為高祖諱矣及常孟諫詩有曰總齊群邦自是而下犯
高祖之諱者凡至五六蓋當楚王戊之時去高祖為未
久而獨不之諱豈漢初懲秦苛禁凡事簡易其避諱亦
未如後世之悉至武帝諱徹謂之蒯通固為武帝諱矣
至於景帝名啓而史記謂之微子開而漢紀元封元年
詔書有夏后啓母石之言何為不避之耶顔師古謂史
追書之班固非漢臣子歟況刑法志建三典以刑邦國

與萬邦作孚之類皆不為始祖避何耶唐陸贄論關中事每曰與理同道罔不興請釋趙貴先罪狀曰脅從罔理韓文進士策問曰堯舜垂衣裳而天下理又曰無為而理者其舜也與治字皆易為理避高宗諱也然韓文潮州上表有曰朝廷治平曰為治日久曰政治少懈曰巍巍治功賀即位曰君臣相戒以致至治與張惟素自代曰文學治行衆所推與何為不避之耶中宗諱顯而韓文袁州上表曰顯榮頻煩舉帛韻自代曰顯映班序

至柳子厚鼔吹曲涇水黄篇云羲和顯曜乗清芬皆犯中宗之諱何也韓公羅池廟碑曰其日景辰矣而賀慶雲表乃曰其日丙戌子厚平淮夷雅曰命官分土則嵩高韓奕烝人矣而韓賀即位表乃曰以和萬民又何耶是二者容或刋行之誤而顯治二字用之非一不應皆誤也

詩話

杜甫諱父名

王立之云老杜家諱閑而詩中有翩翩戲蝶閑過幔或云恐傳者謬又有泛愛憐霜鬓留歡半夜閑余謂皆當以閑為正盖臨文恐有自不諱也迂叟李國老云余讀新唐書方知杜甫父名閑檢閲杜詩果無閑字惟蜀本舊杜詩二十卷内其寒食詩云隣家閑不違後王祺本作隣家問不違其又云曾閃朱旗北斗閑後見趙仁約說薛問家本作北斗殷由是言之則知杜甫之不用閑字明矣侯鯖録

祖父母

羣書要語鼻祖始祖也獸之初生謂之鼻人之初生謂之首梁益謂鼻為祖或謂之鼻祖揚雄方言逮事父母則諱王父母不逮事父母則不諱王父母曲禮潘尼稱祖曰家祖顏氏家訓

古今事實

大父行

鄭當時之友皆大父行

祖父見異

賈逵自為兒戲弄常設部伍祖父習異之曰汝大必為將魏志

以硯與孫見年齒門

見祖畫像

魏曹休祖父嘗為吳郡太守休後至吳郡太守官舍見壁上祖父畫像乃下榻涕泣

祖憂後嗣

晉何曾侍武帝宴退告其子遵曰國家應天受命創業垂統吾每侍宴未甞聞經國遠圖惟說平生常事非貽厥孫謀之兆也後嗣其殆乎此吾子孫之憂汝等可没指諸孫曰此輩必遭亂亡及遵之子綏死凡嵩哭之曰吾祖其殆聖乎

侍養祖母 以下係祖母

晉李密字令伯父早亡母改醮祖母劉撫養密後徵為太子洗馬以祖母年老無人侍養乃上表陳情

念祖母病

齊宗元卿早孤爲祖母所養祖母病元卿在遠輙心痛大病則大痛小病則小痛以此爲常鄉里號爲宗曽子

祖母命名

李百藥爲童兒時多疾病祖母趙氏故以百藥爲名

古今文集

雜著

陳情表　　李密字令伯

臣密言臣以險釁夙遭閔凶生孩六月慈父見背行年四歲舅奪母志祖母劉愍臣孤弱躬親撫養臣少多疾病九歲不行零丁孤苦至於成立既無叔伯終鮮兄弟門衰祚薄晩有兒息外無朞功强近之親內無應門五尺之童煢煢孑立形影相弔而劉夙嬰疾病常在牀蓐臣侍湯藥未曾廢離逮奉聖朝沐浴清化前太守臣逵察臣孝廉後刺史臣榮舉臣秀才以劉供奉無主辭不赴會詔書特下拜臣郎中尋蒙國恩除臣洗馬猥以微

賤當侍東宮非臣隕首所能上報臣具以表聞辭不就職詔書切峻責臣逋慢郡縣逼迫催臣上道州司臨門急於星火臣欲奉詔奔馳則以劉病日篤欲茍徇私情則告訴不許臣之進退實為狼狽伏惟聖朝以孝治天下凡在故老猶蒙矜育況臣孤苦特為尤甚且臣少仕偽朝歷職郎署本圖宦達不矜名節今臣亡國賤俘至微至陋過蒙拔擢寵命優渥豈敢盤桓有所希冀但以劉日薄西山氣息奄奄人命危淺朝不慮夕臣無祖母

無以至今日祖母無臣無以終餘年母孫二人更相為命是以區區不能至遠臣密今年四十有四祖母劉今年九十有六是臣盡節於陛下之日長報劉之日短也烏鳥私情願乞終養臣之辛苦非獨蜀之人士及二州牧伯所見明知皇天后土實所共鑒願陛下矜愍愚誠聽臣微志庶劉僥倖保卒餘年臣生當隕首死當結草臣不勝犬馬怖懼之情謹拜表以聞

司馬光曾祖政贈太子太保制

蘇軾

勑書曰臯陶邁種德種之逺故其發也難發之難故其報也大古之君子有種德於百年之前而待報於數世之後者昔聞其語今見其人某官某故曾祖某官某篤行有聞信于鄉國懐道不試遺其子孫天不吾欺再世而顯至於曾孫其德日躋袞衣繡裳進位於朝退有事於家廟其致朕命詔於有神尚食其報以康乃後

曽祖母薛氏温國太夫人制

蘇軾

勅朕自通籍之臣皆有以寵綏其父母而自祖以上非予丞弼之家莫獲褒顯君子之孝至於尊祖以及其妣用邦君之禮以隆其家可謂至矣某官某故曾祖母某氏專靜有守柔嘉維則經之以孝慈綿之以恭儉使清白之訓不墜於子孫而隱德之報可質於天地我有異數詔於幽穸翟茀副笄尚服享之

祖炫太子太傅制

蘇軾

勑朕有元臣以德媚於上下民見其羽旄聞其車馬之音則稽首而聚觀之况其父祖墳墓所在望其草木盖有流涕而拜者錫命之寵豈特以慰其家而已哉某官某故祖某官某篤學力行追配前人仕道難進止於一命無疆之慶在其子孫風流未遠英烈如在歆予寵章以慰民望

祖母皇甫氏温國太夫人制

蘇軾

敕夫天人之際若不可知而善惡之報各以其類凡令富貴壽考光顯於世朕察其父母大父母未有不仁而得之者也某官某故祖母某氏令德孝恭著於閨門好禮慈儉刑于姻族始生賢子以大其家而餘澤方茂福禄未究再世之後莫之與京慼册追榮國有常典庶幾幽壤服我寵靈

父母事養同　舅姑附

羣書要語生曰父母死曰考妣曲禮父尊而不親母親而

不尊表記身者父母之遺體可不敬乎祭義父母愛之喜而不忘父母惡之勞而不怨　父母有過諫而不逆　父母全而生之子全而歸之　一舉足而不敢忘父母一出言而不敢忘父母可謂孝矣並同上　初六幹父之蠱九二幹母之蠱蠱　家人有嚴君焉父母之謂也家人　蓼莪孝子不得終養爾蓼蓼者莪匪莪伊蒿哀哀父母生我劬勞　無父何怙無母何恃出則銜恤入則靡至　父兮生我母兮鞠我拊我畜我長我育我顧我復我出入腹

我欲報之德昊天罔極（並蓼莪）陟岵孝子行役思念父母也陟彼岵兮瞻望父兮　陟彼屺兮瞻望母兮（魏風）南陔孝子相戒以養也（小雅）父兮母兮畜我不卒（日月）否則侮厥父母曰昔之人無聞知（無逸）故親生之膝下以養父母（孝經）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　立身行道揚名於後世以顯父母（同上）事父母能竭其力（學而）事父母幾諫見志不從又敬不違勞而不怨（里仁）父母在不遠遊遊必有方

父母之年不可不知也一則以喜一則以懼（同上）父母

之心人皆有之滕文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梁惠君子有三樂而王天下不與存焉父母俱存兄弟無故一樂也盡心父能生之不能養之母能養之不能教誨之荀禮論秦人借父耰鉏慮有德色母取箕帚立而誶語賈誼策旦夕得甘毳以養親聶政傳舅姑婦事舅姑如事父母曲禮舅沒而姑老傳家事於子婦禮記室無空虛婦姑勃磎莊外物婦姑不相悅則反唇而相稽注計也賈誼傳歌曰背尊章嫖以忽顏師古曰尊章

猶言尊姑也 廣川王傳

詩句妾身未分明何以拜姑嫜 杜

古今事實

舜為大孝

岳曰瞽子父頑母嚚象傲克諧以孝 堯典 大孝終身慕父母五十而慕者予於大舜見之矣 萬章

文王大孝

文王之為世子朝於王季日三 禮

武周達孝

孔子曰武王周公其達孝矣乎夫孝者善繼人之志善述人之事者也

曾子養志

孟子曰曾子養曾晳必有酒肉將徹必請所與問有餘必曰有曾晳死曾元養曾子必有酒肉將徹不請所與問有餘曰亡矣將以復進也此所謂養口體者也若曾子則可謂養志也事親若曾子者可也

曾子受擊

曾子嘗有為不中曾晳怒援木擊之曾子有頃乃蘇退鼓瑟而歌孔子聞之告門人曰參來勿納也昔舜事瞽瞍索而使之未嘗不在側索而殺之未嘗不可得而小箠則受大箠則走今曾子委身待暴怒以陷父不義不孝孰大焉

三釜不及

曾子曰吾及親仕三釜而心樂後仕三十鍾而不洎吾親吾

心悲莊子

曾子曰往而不可還者親也故子欲養而親不待是故椎牛而祭不如雞豚之逮親存也初吾為吏祿不及釜尚欣欣而喜者非以為多也樂其逮親也既沒之後吾嘗南遊於楚得尊官焉堂高九尺傳嘗百乘然猶北嚮而涕泣者非為賤也悲不逮吾親也故家貧親老不擇官而仕韓詩外傳

閔子之孝

孔子曰孝哉閔子騫人不間於其父母昆弟之言

百里負米

子路曰家貧親老不擇祿而仕昔者由也為親百里負米親没南遊於楚從車百乘累裀而坐列鼎而食願負米百里豈可得乎木欲靜而風不停子欲養而親不逮枯魚銜索幾何不蠹二親之壽忽如過隙悲哉

啜菽飲水

子路曰傷哉貧也生無以為養死無以為葬子曰啜菽飲水盡其懽斯之為孝禮

風木思養

孔子出行聞有哭聲甚悲至則臯魚也被褐擁劒哭於路左孔子下車而問其故對曰吾少好學周流天下而吾親死一失也髙尚其志不事庸君而晚無成二失也少失交游寡於親友而老無所託三失也夫樹欲静而風不止子欲養而親不待往而不可返者年也逝而不可追者親也吾于是辭矣立哭而死于是孔子之門人歸養親者一十三人

老萊戲采

老萊子孝養二親行年七十嬰兒自娛著五色采衣嘗取漿上堂跌仆因卧地為小兒啼或弄烏鳥於親側

伯俞泣杖

韓伯俞有過其母笞之泣母曰他日未嘗泣今何泣對曰他日得笞常痛今母之力不能痛是以泣也

休沐謁親

石慶為内史建老白首萬石君尚無恙每五日洗沐歸

謁親入子舍竊問侍者取親中裠厠牏身澣洒以為常

為親捧檄

毛義家貧以孝行稱府檄以為郡守義手捧檄而入喜動顔色張奉薄之後義母亡遂不仕奉歎曰往日之喜乃為親也

王尊孝子

王尊遷益州刺史先是王陽為益州至卭崍九折坂嘆曰奉先人遺體柰何數乘此險後以疾去及尊至此坂

問吏曰此非王陽所畏道耶吏曰是尊叱其馭曰驅之故世以王陽為孝子王尊為忠臣

捨養入京

歐陽詹閩人也父母老矣捨朝夕之養以來京師其心將必有得而歸為父母榮也雖其父母之心亦皆然詹在側雖無離憂其志不樂也詹在京師雖有離憂其志樂也若詹者所謂以志養志者歟韓文

諸生歸養

陽城為國子司業引諸生告之曰學者所以學為忠與孝也諸生有乆不歸省其親者乎明日謁城歸養二十輩有三年不歸侍者斥之

作相親存

唐宰相二親存者惟元振一人李邕撰郭元振行狀宋宰相最少者惟王溥罷相時父母皆在人以為榮富弼入中書時年五十二太夫人在堂康强後三年太夫人薨有司議贈卹典云無見任宰相丁憂例是歲三月春宴百司已

具前一夕有旨富弼母喪在殯特罷宴此事亦世所未有歸田錄

親老不仕

包孝肅公拯始及第以親老侍養不仕者且十年當時莫不稱其孝言行錄

貴思養親

范文正公為參政時告諸子曰吾貧時與汝母養吾親汝母躬執爨而吾親甘旨未嘗充也今而得厚祿欲以

養親親不在矣汝母亦已發世吾所恨者忍令若曹享富貴之樂于是俸賜常均於族人并置義田宅云

封股和藥

張密學奎性篤孝為御史時母病乃齋戒封股肉和藥進之母病遂愈行狀

封股進糜

雷孝子者名天錫年十一父疾甚天錫從母奩中竊剔刀封股縷切寘糜中以進父飲之下咽輙甦病良已范石

湖作傳

姑留其婦 以下係舅姑

鄒孟軻既娶將入室其婦袒於內孟子不悅遂去不入婦辭母求去姑召軻而謂之曰夫禮將上堂聲必揚所以戒人也將入戶視必下恐見人過也今子察於禮而責於妻不亦遠乎孟子遂留其婦謝之君子謂孟母知禮而明姑婦之道 列女傳

自咎悟姑

樂羊子妻不知何氏女嘗有他舍雞謬入垣內姑盜殺

食之妻對不食而泣姑怪問故妻曰自傷居貧使食他

肉姑悟竟棄之

癡聾姑公

宋庚仲文傳何尚之奏曰仲文嘗言不癡不聾不成姑

公

託喻癡聾

隋長孫平為工部有告都督邴紹非毀朝廷為憒憒者

文帝怒將斬之平奏曰諺云不癡不聾不成大家翁上乃赦紹　郭曖嘗與昇平公主琴瑟不調曖駡公主倚乃父為天子我父嫌天子不作使不嫌社稷豈汝家有也尚父杖曖詣朝堂待罪上曰不癡不聾不成大家阿翁小兒女閨閫之言大臣安用聽賜賚而遣之尚父杖曖數十語錄

雜著

鄠人對　　韓愈

鄠有以孝為旌門者乃本其自於鄠人曰彼自剔股以奉母疾愈大夫以聞其令尹令尹以聞其上上俾聚土以旌門使勿輸賦欲為後勸鄠大夫嘗曰他日有是人乎愈曰母疾則止烹飪藥石以為是未聞毀傷支體以為養在教未聞有如此者苟不傷於義則聖賢當先衆而為之也是不幸因而且致死則毀傷滅絶之罪有歸矣其為不孝得無甚乎苟有合乎孝之道又不當旌門

葢生人之所宜為曷為異乎既以一家為孝是辨一邑里皆無孝矣以一身為孝是辨其祖父皆無孝矣然或陷於危難能固其忠孝而不苟生之逆亂以是而死者乃旌表門閭爵禄其子孫斯為法為勸已矧非是而希免輸者乎曾不以毁傷為罪滅絶為憂不腰於市而已黷於政况復旌其門

思歸賦　　王逢原

禄有可慕禄有可去何則移孝為忠曽無内顧則禄可

慕而可㩀上有慈顔以喜以懼故禄可去而不可寓噫
吾父八十母髪亦素尚爾為吏負馬遐路噭噭晨烏其
子反哺我豈不如欝其誰訴惟秋之氣憀慄而感人日
興愁思側睇江濵憶為童子當秋凛辰百果始就迭進
其珍時則有紫菱長腰紅芡圓實牛心緑蔕之柿獨苞
黄膚之栗青芋連區烏椑五出鴨脚受彩而微核木瓜
鏤丹而成質赤乳之梨頳壺之橘蜂湧淹蔗椇櫨漬蜜
膳羞則有鵁鶄野鴈澤鳬鳴鶂清江之膏蟹寒水之鮮

鱗冒以紫蕈椎以芰首觴浮萸菊俎薦菁韭坐山溪之松篁掃門前之桐柳僕侍不譁圖書左右或靜默以終日或歡言以對友信吾心之所樂安閭里其滋久切切余懷欲辭印綬固非效淵明之所褊心恥折腰於五斗蓋自成人乃令未嘗一日侍旁而稱壽豈得不決去於此時將恐貽患於厥後

律詩

送許八拾遺歸江寧覲省　杜甫

詔許辭中禁慈顏赴北堂聖朝新孝理祖席倍恩光內
帛攣偏重宮衣美更香淮陰清夜驛京口渡江航春隅
雞人畫秋期燕子凉賜書誇父老壽酒樂城隍看畫曾
饑渴追蹤恨淼茫虎頭金粟影神妙獨難忘甫昔時於許生處乞

瓦棺寺維摩圖樣

送唐州崔使君侍親赴任　白居易

連持使節歷專城獨賀崔侯最慶榮烏府一拋霜簡去
朱輪四從板輿行發時正許沙鷗送到日方兼竹馬迎

惟慮郡齋賓友少一盃春酒共誰傾

古今事文類聚後集卷三

古今事文類聚後集卷四

宋 祝穆 撰

人倫部

父子 餘見愛子知子及世家門

羣書要語爲人子止於孝爲人父止於慈大學父作之子述之中庸父子篤兄弟睦家之肥也禮運父子非禮不定禽獸無禮故父子聚麀曲禮父者子之天喪服幹父之蠱有子

考無咎蠱卦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婦婦而家道正正家而天下定矣家人卦父子之道天性也孝經父子主恩孟子父子之間人所難言漢書子雖至親西伯食其肉不然則死於羑里也父雖至尊沛公索其羹不然則臣於項籍也文粹馮用之權論

慧種生聖癡種生狂越絕書

詩句鳳雛驥子生有種毛骨往往傳諸郎坡汗血固應生有種同上

古今事實

賢否不類

堯之子丹朱不肖舜之子商均亦不肖　以瞽瞍為父而有舜

烹子遺羹

文王長子曰伯邑考紂烹以為羹以賜文王曰聖人不食其子羹文王得而食之紂曰誰謂西伯聖者與食其子羹而不知

樂羊為魏將而攻中山中山之君烹其子而遺之羹樂

羊坐於幕下而啜之盡一杯文侯謂堵師贊曰樂羊以我故而食其子之肉答曰烹其子而食之且誰不食樂羊罷中山文侯賞其功而疑其心

拜前拜後詳見世家門

橋梓為喻

伯禽與康叔見周公三見三笞之二子乃問商子商子曰南山之陽有木名橋南山之陰有木名梓何不往觀之二子往見橋木高而仰梓木實而俯還告商子商子

曰橋者父道梓者子道也世說

證父攘羊

葉公問孔子曰吾黨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證之孔子曰吾黨之直者異於是父為子隱子為父隱直在其中矣

父子責善

公都子曰匡章通國皆稱不孝焉夫子與之遊又從而禮貌之敢問何也孟子曰夫章子子父責善而不相遇

也責善朋友之道也父子責善賊恩之大者夫章子豈不欲有夫妻子母之屬哉為得罪於父不得近出妻屏子終身不養焉其設心以為不若是是則罪之大者是則章子已矣

父不傳子

輪扁曰臣也斵輪得之於手而應之於心臣不能以喻臣之子臣之子亦不能受之於臣

恐傷父名

田叔為魯相卒魯人以百金祠少子仁不受曰無以百金傷父名

殺翁分羮

項羽聞成臯破亦軍廣武與漢相守楚軍食少項王患之乃為高俎置太公其上告漢王曰今不急下吾烹太公漢王曰吾與若俱北面受命懐王約為兄弟吾翁即若翁必欲烹而翁幸分我一杯羮項王怒欲殺之項伯曰凡為天下者不顧家雖殺之無益也

怒子進諫

曹參代蕭何為相國日夜飲酒子窋為中大夫惠帝怪之令窋言曰無以請事何以憂天下窋洗沐歸具言參怒之乃笞二百曰趣入侍天下事非汝所當言

是父是子

石奮石建父子之美也無是父無是子無是子無是父

楊子

數過擊鮮

陸賈爲太中大夫呂太后欲王諸呂賈自度不能爭之廼病免以好畤田地善往家焉有五男乃出所使越槖中裝賣千金分其子子二百金令爲生產賈常乘安車駟馬從歌鼓瑟侍者十人寶劒直百金謂其子曰與汝約過汝汝給人馬酒食極歡而更所死家得寶劒車騎侍從者一歲中往來過它客率不過再過數擊鮮無久溷汝爲也

晚方識父

霍去病父仲孺以縣吏給事平陽侯家與侯侍者衛少兒私通生去病仲孺吏畢歸家娶婦生子不相聞久之去病為驃騎將軍擊匈奴道出河東至平陽傳舍遣迎仲孺趨入拜謁將軍迎拜因跪曰去病不早自知為大人之遺體也仲孺扶服叩頭曰臣得託命將軍此天力也去病大買田宅奴婢而去

從子之諫

後漢吳祐父恢為南海太守祐年十二隨父到官恢欲

殺青簡竹以寫書祐諫曰今大夫踰越五嶺遠在海濵其俗誠陋舊多珍怪上為國家所疑下為威權所望此書若成即載之兼兩昔馬援以薏苡興謗王陽以衣囊徼名嫌疑之間先賢所慎恢奇之乃撫其首曰吴氏世不乏季子矣

素違父命

有佷子者家貲萬金而自少小不從父語臨亡意欲葬山上恐兒不從倒言葬我著渚下石磧上佷子曰我由

來不奉教令今當從此一語遂盡散家財積土繞之成一洲長數百步元康中始爲水所壞很子前漢人也太平御覽

遊父子間

班嗣在京師家有賜書内足於財父黨揚子雲已下莫不造門本傳

陳群字長文通達有識度其所交皆父黨也魯國孔融與群父紀友又與群交唐郗士美好學善記覽父友顔真卿蕭穎士輩嘗與討論經傳應對如流既

而相謂曰吾曹異日當交二郄之間矣同上

舁輿傳代

原穀者不知何許人祖年老父母厭患之意欲弃之穀年十五涕泣苦諫父母不從乃作輿舁弃之穀乃隨收輿歸父謂之曰爾焉用此凶具曰穀乃後父老不能更作得是以收之耳父感悟愧懼乃載祖歸侍養尅已自責更成純孝穀為純孫孝子傳見太平御覽

共阿戎談

阮籍素與王渾為友渾子戎字濬仲年十五少籍二十歲而籍與之友每造渾俄頃輙去過視戎良久然後出謂渾曰濬仲清賞非卿倫也共卿言不如共阿戎談

見子未見父

嵇紹始入洛或謂王戎曰昨於稠人中始見嵇紹昂昂然如野鶴之在雞羣戎曰君復未見其父耳父則中散嵇叔夜也

見子不見父

薛勤仕郡為功曹陳仲舉年十五為父齋書詣勤勤顧而察之明日造馬仲舉父出迓勤勤曰足下有不凡子吾來候之不從卿也言議盡日汝南先賢傳

相門有相見世家門

將門有將

王猛之孫鎮惡喜論軍國大事或薦鎮惡於劉裕與語說之曰吾聞將門有將鎮惡信然

責子不賢

王述蒙顯授羲之恥為之下遣使詣朝廷求分會稽為越州行人失辭大為時貴所笑既而內懷愧歎謂諸子曰吾不作懷祖而位遇懸邈當由汝等不及坦之故耶

子散父財

郄愔好聚斂積錢數千萬嘗開庫任其子超所取超性好施一日中散與親故都盡

責不褒父

袁宏遷桓温記室後為東征賦賦末列稱過江諸名德

而獨不載桓彝温知之後游青山飲歸命宏同載問宏云聞君作東征賦多稱先賢何故不及家君宏曰尊君稱謂非下官專敢既不遑啓不敢請之耳温曰君欲為何辭宏即答曰風鑒散朗或搜或引身雖可亡道不可殞宣城之節信義為先温泫然而止宏賦又不及陶侃侃子胡奴嘗於曲室抽刃問宏曰家公勲跡如此君賦云何相忽宏窘急答曰我已盛述尊公何乃言無因曰功以濟時職思靜亂長沙之勲為史所賛胡奴乃止

求增父秩

孫逖遷中書舍人父嘉之且八十猶為令逖求降外官增父秩帝嘉納拜嘉之宋州司馬聽致仕

訪索得父

呂向之生父岌客遠方不還後有傳父猶在者訪索累年不獲他日自朝還道見一老人物色問之果父也下馬抱父足號慟行人為流涕

父清臣清

胡質仕魏為荆州刺史子威自京師省父留十數日告歸父賜縑一匹曰吾俸禄之餘也及威為徐州刺史武帝問卿清孰如父對曰臣父清畏人知臣清畏人不知

譏父銅臭

崔烈嘗問其子鈞曰吾居三公於議者何如鈞曰大人少有英稱歷位卿守論者不謂當為三公而今登其位天下失望烈曰何為然也鈞曰論者嫌其銅臭烈怒舉杖擊之鈞狼狽而走烈罵曰死卒父撾而走豈孝乎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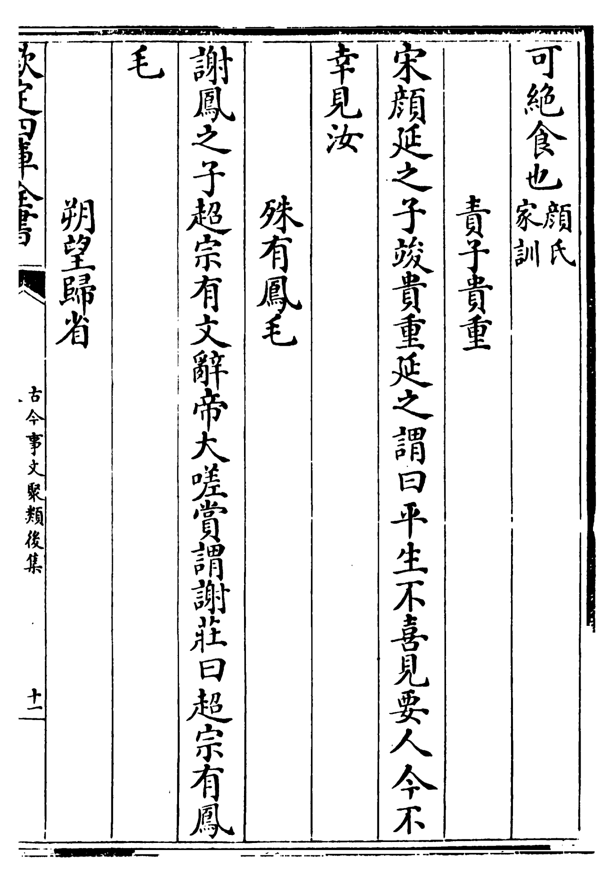
曰舜之事父也小杖受大杖走此恐陷父於不義非不孝也烈慙而讓官

父子驍勇

達奚震驍勇走及奔馬周文曰非此父不生此子北史

傷父被刑

吳郡陸襄父閑被刑襄終身布衣蔬飯雖薑菜有切割皆不忍食居家惟以掐摘供厨豫章熊康父以醉被殺終身不復嘗酒然禮緣人情思由義斷親以噎死亦不


可絶食也顔氏家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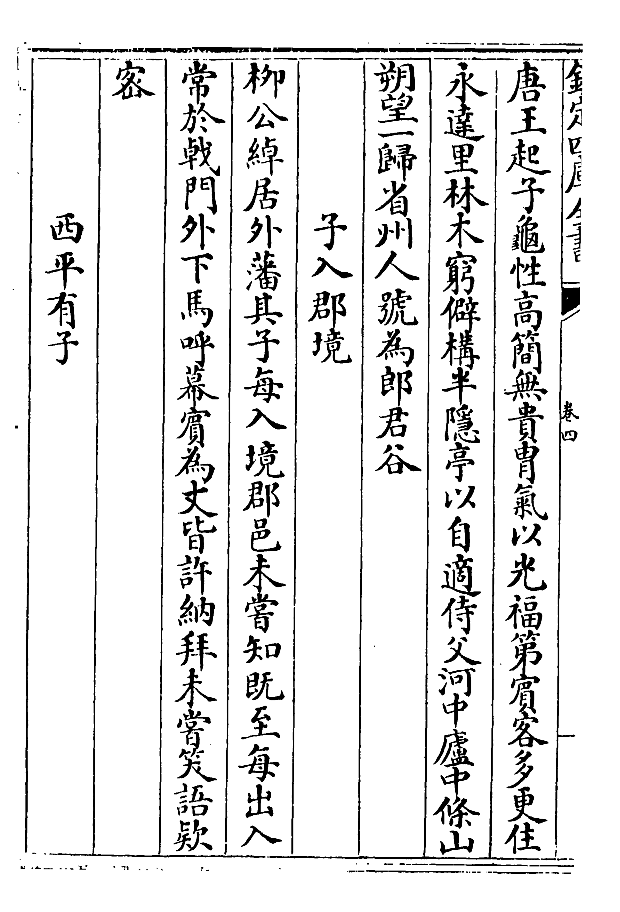
責子貴重

宋顔延之子竣貴重延之謂曰平生不喜見要人今不幸見汝

殊有鳳毛

謝鳳之子超宗有文辭帝大嗟賞謂謝莊曰超宗有鳳毛

朔望歸省



唐王起子龜性高簡無貴冑氣以光福第賓客多更住永達里林木窮僻構半隱亭以自適侍父河中廬中條山朔望一歸省州人號為郎君谷

子入郡境

柳公綽居外藩其子每入境郡邑未嘗知既至每出入常於戟門外下馬呼幕賓為丈皆許納拜未嘗笑語欵洽

西平有子

李晟傳帝狩梁州晟泣曰國家多難乘輿播遷見危死節自吾之分乃自東渭橋以精騎萬人破賊朱泚率殘卒萬人西走餘黨悉降帝曰天生晟為社稷萬人豈獨朕哉乃拜晟行營副元帥徙王西平郡子愬字元直以蔭補憲宗討吳元濟以愬為節度會大雨雪行七十里夜半至懸瓠城雪甚城旁皆鵝鶩池愬令擊之以亂軍聲愬入城擒吳元濟　柳子厚平淮雅曰惟西平有子惟我有臣

父子討賊

吳元濟叛皇帝若曰韓弘汝以卒萬二千屬而子公武往討之曰弘汝其以節度都統諸軍

各得父一絶

宋之問父令文富文辭且工書有力絶人世謂之三絶都下有牛善觸人莫敢嬰令文直往拔取角折其頸殺之後之問以文章起弟之悌以驍勇聞之遜精草隷世謂皆得父之一絶

對管華近

温大雅遷黄門侍郎而彦博亦為中書侍郎對管華近帝嘗從容謂曰我起晉陽為卿一門耳

事决於子

令狐綯為相每朝廷大事一取决於子滈如元載之伯和李吉甫之德裕滈頗招權受賄言事者攻其短綯為其子訟獄

諸子侍立

賁儀尚書本燕人性嚴重家法整肅尚書每對客坐即二侍郎三起居四參政五補闕皆侍立

三子列侍

陳省華蜀人堯叟堯佐堯咨皆進士及第而伯仲為天下第一晚年與燕國夫人馮氏俱康寧堯叟知樞密院次子直史館少子知制誥每對客三子列侍客不自安省華曰學生列侍常也士大夫以為榮澠水燕談

朝服侍立

王溥拜相年三十二其父祚累遷防禦使每見客溥常朝服侍立客不安求去祚曰學生勞賢者起避耶歸田錄

手植三槐

王晉公祐宋太祖朝為知制誥使魏州太祖曰使還與卿王溥官職時王溥為相使還帝怒安置華州七年不召初祐赴貶時親朋送祐曰意公作王溥官職矣祐笑曰某不做兒子二郎必做二郎者文正公旦也祐手植三槐于庭曰吾子孫必有為三公者已而果然天

下謂之三槐王氏邵氏聞見録

子班父前

吳正肅公育在二府太保公以列卿奉朝請父子在廷士大夫以為榮而公踧踖不安自言子班父前非所以示人以法顧不敢以人子私亂朝廷之制願得罷去不聽

父子主新法

荆公置條例司用程伯淳為屬一日盛暑荆公與伯淳

對語公子雱囚首跣足携婦人冠以出問荆公曰所言何事荆公曰新法數為人沮方與程君議雱箕踞以坐大言曰梟韓琦富弼之首於市則新法行矣荆公遽曰兒誤矣伯淳正色曰方與參政論國事子弟不可預姑退雱不樂去伯淳自此與荆公不合遺書

父子著名

韓忠憲億子獻肅絳門下侍郎維尚書右僕射縝韓忠獻琦子門下侍郎忠彦

范文正仲淹子忠宣純仁並以勲業

著　曹武惠彬子武穆瑋臣寶高武烈瓊子穆武繼勳並以武功著　蘇老泉洵子文忠軾文定轍號三蘇以文章著

古今文集

古詩

送鄭涵校理詩序　韓愈

鄭生涵始以長安尉選為校理人皆曰是宰相子能恭儉守教訓好古義施於文辭者如是而在選公卿大夫家選之子弟其勸耳矣今生始進士獲重名於天下而

慊慊若不足真能守其家法矣其在門下者可進賀也

來告來寧朝夕侍側東都士大夫不得見其面於其行

日分司郎吏與留守之從事共載酒殽席定鼎門外盛

賓客以餞之既醉各為詩五韻且属愈為序

相公倦台鼎分政新邑洛才子富文華校讐天禄閣壽

觴嘉節過歸騎春衫薄鳥哢正交加楊花共紛泊交親

誰不羨去去翔寥廓

囝詩　顧况

囝哀閩也囝生閩方閩吏得之乃絶其陽為臧為獲致金滿屋為髡為鉗如視草木天道無知我罹其毒神道無知彼受其福郎罷別囝吾悔生汝及汝既生人勸不舉不從人言果獲是苦囝別郎罷心摧血下隔地絶天及至黄泉不得在郎罷前

送李校書　杜甫

代北有豪鷹生子毛盡赤渥洼騏驎兒尤異是龍脊李舟名父子清峻流輩伯人間好妙年不必須白晳十五

富文史十八足賔客十九授校書二十聲輝赫衆中每一見使我潛動䰟自恐二男兒辛勤養無益乾元元年春萬姓始安宅舟也衣綵衣告我欲遠適倚門固有望斂衽就行役南登吟白華已見楚山碧藹藹咸陽都冠葢日雲積何時太夫人堂上會親戚汝翁草明光天子正前席歸期豈爛漫别意終感激長雲濕褒斜漢水饒巨石無令軒車遲衰疾悲宿昔

律詩

漢高帝　何正平

殺翁分我一杯羮龍種由來事杳冥何用生兒作劉季暮年無骨葬昭陵

詩話

拜家慶

唐人與親别而復歸謂之拜家慶孟浩然詩云明朝拜家慶須著老萊衣

入蜀迎父

番陽張吉父介方娠時父去客東西川不還張君自為兒時與尚書彭器資同學作詩云應是子規啼不到致令我父未歸家聞者怜之既長走蜀父初無還意乃還省母復至涪關往返者三其父遂以熙寧十年二月至自蜀鄉人迎謁歎息器資贈以詩略云河可以竭山可徙我翁不歸行不已三往三復翁歸止翁行尚壯今老矣兒昔未生今壯齒郭功父詩略云父昔離家子方孕子得其父今壯年胡弗歸兮死敢請慰我慈母心懸懸

三往三復又十載孝子執鞭方言還復齋謾錄

母子

羣書要語母氏劬勞凱風母氏聖善同上靡依匪母陟岵無母何恃蓼莪焉得諼草言樹之背注諼草令人忘憂背北堂也疏堂者房室所居之地總謂之堂房半以北為北堂房半以南為南堂衛風母以子貴注妾子立則母得為夫人公羊傳列侯妻稱夫人列侯死子復為列侯乃得稱太夫人漢文紀注慈母有敗子李斯上書

詩句門無黃金聘家有白髮親歐庶云留汝車慰我堂上慈荊公分甘念母慈山谷

古今事實

壽母

魯侯燕喜令妻壽母魯頌

臂痛子歸

曾參出新于野客至其家母即以左手搤右臂臂痛參即馳至問母曰臂何故痛母曰今者客至搤吾臂呼汝

耳論衡

蔡順少孤事母孝嘗出求薪有客卒至母望順不至乃噬其指順即心動棄薪馳歸跪問其故母曰有急客來故噬指以悟汝耳

倚門而望

王孫賈事閔王王出走失王之處其母曰汝朝出而晚來則吾倚門而望汝暮出而不歸則吾倚閭而望女今事王王出女不知處尚何歸賈入市曰淖齒亂齊國殺閔王欲與我誅者袒右市人從者四百人遂誅淖齒

置母於誓

鄭莊公寘姜氏于城潁而誓之曰不及黄泉無相見也既而悔之潁考叔為潁谷封人聞之有獻於公公賜之食食舍肉公問之對曰小人有母皆嘗小人之食矣未嘗君之羮請以遺之公曰爾有母遺繄我獨無潁考叔曰何謂也公語之故且告之悔對曰若掘地及泉隧而相見其誰曰不然公從之公入而賦大隧之中其樂也融融姜出而賦大隧之外其樂也洩洩遂為母子如初

君子曰潁考叔純孝也愛其母施及莊公隱

母知子敗見知子門

囓臂別母

吳起出衛國門與其母訣囓臂而盟曰起不為卿相不復入衛頃之其母死起終不歸後仕衛為西河守

陵母伏劍

漢王擊項籍王陵以兵屬漢籍取陵母置軍中陵使至則東鄉坐陵母欲以招陵陵母私送使者曰願為老妾

語陵善事漢王漢王長者毋以老妾故持二心妾以死送使者遂伏劍而死項王怒烹陵母卒從漢王定天下

母問平反

雋不疑為京兆尹每行縣錄囚徒還其母問不疑多有所平反母喜笑為飲食言語或亡所出母怒為不食

白母期友見交友門

珍饌供母

茅容字季偉郭林宗見之請寓宿旦日容殺雞為饌林

宗以為為巳設既而供其母自以草蔬與客同飯林宗拜之曰卿賢乎哉因勸令學以成德

滂母勉子

范滂字孟博桓帝時以鈎黨禁錮靈帝大誅黨人詔下急捕滂聞之自詣獄縣令郭揖解印綬欲與俱亡滂曰滂死則禍塞其母就與之訣滂曰仲博孝敬足以供養惟大人割不忍之恩母曰汝今得與李杜齊名死亦何恨既有令名復求壽考可得兼乎滂受教再拜辭母曰

吾欲使汝為惡則惡不可為使汝為善則我不為惡行路聞之為流涕考死詔獄年三十三

母為賊刼

遼西太守趙苞到官遣使迎母及妻子為賊所刼質載以擊郡苞悲號謂母曰欲以微祿奉養不圖為母作禍昔為母子今為王臣義不得顧私恩遂與賊戰母妻皆被害苞葬訖曰殺母全義非孝也歐血而死

懐橘遺母見橘門

失母心亂

徐庶母為曹公所得庶謂劉備曰本欲為明公効愚欵今失老母方寸亂矣請從此别遂詣曹公

被執存母

曹操執陳宫謂曰柰卿老母何曰宫聞以孝治天下者不害人之親老母存否在明公不在宫也操曰柰卿妻子何曰宫聞施仁政於天下者不絶人之祀妻子存否在明公不在宫也

截髮待賔

陶侃家于廬江之潯陽為縣吏孝廉范逵嘗過侃家倉卒無以待賔母截髮得雙髮以易酒肴樂飲極歡而去

母期子貴

齊王敬則母嘗謂人云敬則應得鳴鼓角人笑之曰汝子得為人吹鼓角可矣後果封侯給鼓吹

指痛母亡

梁臧盾有至性嘗隨父宿直廷尉府母劉夜暴亡盾左

手中指忽痛不得寢及旦宅信報凶問

蔔蔔遺母見蔔蔔門

杜羔得母

杜羔有至性其父河北一尉而卒母非嫡經亂不知所之會堂兄兼為澤潞判官嘗鞫獄於私第有老婦辨對見羔出入竊語人曰此少年狀類吾夫訊之故羔母也自此迎侍而歸又往訪先人之墓邑中故老已盡不知所在館於佛寺日夜悲泣忽視屋柱煤煙之下見數行

字拂而視之乃父遺跡云我子孫若求吾墓當於某村家問之羔哭而往梁有老父年八十餘指其丘壠因得歸葬羔官至工部尚書致仕國史補　東坡嘗書此事遺朱康叔云

母老被謫

劉禹錫出為播州刺史詔下御史中丞裴度為言播極遠猿狖所宅禹錫母八十餘不能往當與其子訣恐傷陛下孝治乃易連州詳見交友門柳子厚墓誌

母老出使

狄仁傑為并州參軍同府鄭崇質母老疾當使絶域仁傑曰君可貽親萬里憂乎詣長史藺仁基請代行時仁基與司馬李孝廉不平相語曰吾等可少愧矣相待如初

白雲孤飛見雲門

知子必貴見知子門

母識貴人

潘孟陽母劉晏之女問末坐綠衣少年何人曰補闕杜黄裳夫人曰此人全別必是貴人南部新書

親導母輿

崔邠拜太常卿故事太常始視事大閲四部樂都人縱觀邠自第去帽親導母輿公卿見者皆避道都人榮之

母慮吟詩

李賀母探囊中見所書詩多即怒曰是兒欲嘔出心乃已耳

母幸其死

嚴武鎮蜀頗放肆及卒母哭曰今而後吾知免為官婢矣

其母福壽

張齊賢拜中書門下平章事母孫氏年八十餘封晉國太夫人太宗歎其母福壽多賜手詔存問搢紳榮之

母疾心動

司馬池嘗奏名禮部將入試殿庭一日心動不能寐曰

吾母素多疾能無恙否及至内門徘徊不能入盖母亡為友人所匿也因語其友而友止告以聞有疾池遂號慟而歸

乞早封母

趙康靖公槩㑹郊祀當進階封且任一子京官公乞以封母郡太君宰相為公曰方為學士擬封不久矣公曰母八十二朝夕不可期願及今以為榮許之後遂以為例

古今文集

雜著

閑居賦　潘岳

太夫人在堂有羸老之疾尚何能違膝下色養而屑屑從斗筲之役乎於是覽止足之分庶浮雲之志築室種木逍遥自得池沼足以漁釣舂稅足以代耕灌園鬻蔬供朝夕之膳牧羊酤酪俟伏臘之資凜秋暑退熙春寒往微雨新晴六合清朗太夫人乃御板輿升輕軒遠覽

王畿近周家園席長筵列孫子柳垂陰車結軌或宴于林或禊于汜昆弟班白兒童稚齒稱萬壽以獻觴或一懽而一喜壽觴舉慈顔和浮杯樂飲絲竹駢羅頓足起舞抗音髙歌人生安樂孰知其他

李觀以著作郎知臨江軍清江縣時歐陽文忠公扶護太夫人喪歸廬陵船過清江太守謂公為文以祭之太守以簡率為訝觀曰無深訝也既而公擊節賞之其文曰

昔孟軻亞聖母之教也今有子如軻雖死何憾尚饗

古詩

歸信吟　孟郊

淡墨洒為書將寄萬里親書去魂亦去兀然空一身

遊子　孟郊

萱草集堂階遊子行天涯慈親倚堂門不見萱草花

遊子吟　孟郊

慈母手中線遊子身上衣臨行密密縫意恐遲遲歸誰

言寸草心報得三春暉

律詩

賀陽城郡王衛伯玉太夫人恩加鄧國太夫人　杜甫

衛幕銜恩重潘輿送喜頻濟時瞻上將錫號戴慈親富貴當如此尊榮邁等倫郡依封土舊國與大名新紫誥鸞回紙紫誥紫錦之誥也鸞謂紙上之字有回鸞之勢清朝燕賀人遠傳冬笋味更覺綵衣春奕葉班姑史芬芳孟母鄰義方兼有訓

詞翰兩如神委曲承顔體騫騰飛報主身可憐忠與孝雙美畫麒麟

奉送蜀州栢二别駕將中丞命赴江陵起居衛尚書太夫人因示從事行軍司馬位

杜甫

中丞問俗畫熊頻愛弟傳書綵鷁新遷轉五州防禦使起居八座太夫人

詩話

詩諷歸養

王稚川調官京師母老留夔州久不歸侍嘗閱貴人歌舞有詩云畫堂玉佩縈雲響不及桃源欵乃歌黃山谷和韻諷之云慈母每占烏鵲喜家人應賦扊扅歌可謂盡朋友責善之義山谷至孝奉母安康君至為親滌溺器未嘗頃刻不供子職

欽定四庫全書

乾隆御覽之寶

古今事文類聚後集卷四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古今事文類聚後集卷六五

詳校官中書臣康綸鈞

侍讀臣孫球覆勘

總校官編修臣王燕緒

校對官中書臣趙秉淵

謄錄監生臣王鍔

古今事文類聚後集卷五

宋 祝穆 撰

人倫部

後母

伯叔母 所生母 庶母 乳母 慈母 保母 出母並附

羣書要語繼母如母故孝子不敢殊也儀禮

伯叔母父之兄妻為伯母父之弟妻為叔母爾雅

庶母為庶母何以小功以慈已加也儀禮喪服慈母如母傳

曰妾之無子者妾子之無母者父命妾曰女以為子命子曰女以為母若是則生養之終其身如母死則喪之三年如母貴父命之也喪服

慈母保母異為孺子室於宮中擇於諸母與可者必求其寛裕慈惠溫良敬謹而寡言者使為子師其次為慈母其次為保母皆居子室內則

出母為父後者為出母無服

古今事實

舜事後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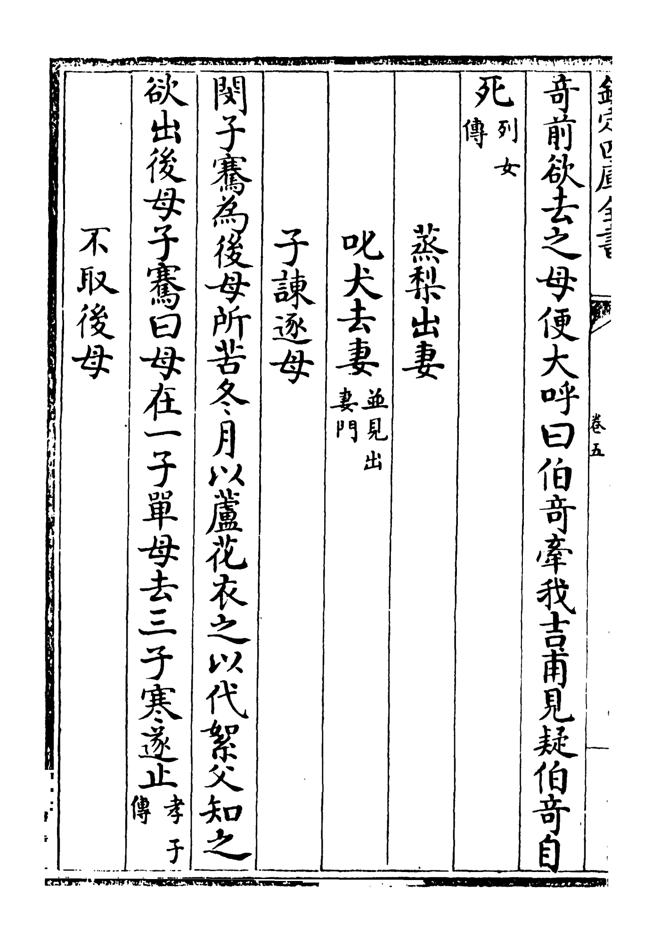
舜父瞽瞍盲舜母死瞽瞍更娶妻而生象象傲瞽瞍愛後妻子常欲殺舜史記

後母逐子

殷王中宗之子曰孝已事親一夜五起中宗用後妻言竟逐之

假蜂進讒

尹吉甫子伯奇事後母至孝母取蜂去毒繫於衣上伯



奇前欲去之母便大呼曰伯奇齧我吉甫見疑伯奇自死（列女傳）

蒸梨出妻

叱犬去妻（並見出妻門）

子諫逐母

閔子騫爲後母所苦冬月以蘆花衣之以代絮父知之欲出後母子騫曰母在一子單母去三子寒遂止（孝子傳）

不取後母

曾子出妻終身不取其子元請焉曾子曰高宗以後妻殺孝已尹吉甫以後妻放伯奇吾上不及高宗中不及吉甫庸保其免於非乎家語

織屨給子

翟方進年十二三失父辭後母至京師母憐其幼隨至長安織屨以給方進後三十餘年至宰相母尚在

卧氷躍鯉

王祥性至孝繼母朱氏不慈數譖之由是失愛於父朱

嘗欲得生魚時天寒氷凍解衣將剖氷求之氷忽自解雙鯉躍出

事伯母孝以下係伯叔母

羊祜年十五而孤事伯母蔡氏以孝聞三十國春秋

叔母撫育

幼孤叔母撫育有恩同於至親闕

不持所生服以下係所生母

蔡延慶所生母已亡不為服久矣聞李定不服所生母

為臺所評乃乞追服則知蝌匡蟬綾不獨成人之弟也是時有朱壽昌其所生母三歲捨去長大刺血寫經誓畢生尋訪凡五十年始得之奉養三年而亡壽昌至毀焉善人惡人相去乃爾遠耶余謫居於黄而壽昌為鄂守與余往還甚熟余為撰梁武懺引者也林志

訪所生母

司農少卿朱壽昌方在襁褓而所生母被出及長仕於四方孜孜尋訪不逮治平中官至正郎矣或傳其母嫁

為關中民妻壽昌即棄官入關中得母於陜州士大夫嘉其孝節多以歌詩美之蘇子瞻為作詩序且譏激世人之不養者李定見其序大惋恨東軒筆錄

雖賤必貴

姑布子卿見無恤曰此真將軍也簡子曰此母賤翟婢也子卿曰天之所授雖賤必貴史

屈節為妾

周顗母李氏字絡秀顗父為安東將軍求絡秀為妾父

兄不許絡秀曰門戶殄瘁何惜一女子遂與之生顗及嵩謨甞曰我屈節為汝家妾詳見母于門

嫡母不禮

裴秀母賤嫡母宣氏不之禮秀叔父徽有盛名賔客甚衆秀年十餘歲有詣徽者出則過秀宣氏使其母進饌於客見者皆起母曰微賤如此應為小兒故也宣氏知之乃止時人為之語曰後進領袖有裴秀

截髪供賔

陶侃母湛氏初侃父丹聘為妾生侃陶氏貧賤母紡績資之番陽孝廉范逵寓宿於侃時大雪湛氏乃撤所卧新薦自剉給其馬又密截髪供饌逵知之嘆曰非此母不能生此子列女傳

諸兄役母

崔道固為宋諸王參軍被遣青州募人長史以下並詣道固道固諸兄等逼其所生自致酒炙於客前道固驚起謂客曰家無人力老親自執劬勞諸客皆知其兄所

作咸拜其母母謂道固曰我賤不足以報貴汝宜答拜諸客皆嘆美道固母子而賤其諸兄南史

母即姑婢

阮孚之母即姑婢也詳見婢妾門

無外家

王符傳安定俗鄙庶孽而符無外家為鄉人所賤隱居著書以譏當世得失不欲章顯其名號曰潛夫論

為乳母解紛以下係乳母

漢武帝乳母甞於外犯事帝欲申憲乳母求救東方朔朔曰此非脣舌所爭爾必望濟者將去時但當屢顧帝慎勿言此或可萬一冀耳乳母繼至朔亦侍側因謂曰汝癡耳帝豈復憶汝乳哺時恩耶帝雖材雄心忍亦深有情戀乃惻然愍之即免罪

韓晉公浙西觀察有乳母通求外事公欲殺之密求顧況營救況詣公問之公曰天下皆知某守禮法乳母獨犯焉況曰公幼時早起夜卧即要乳母今為侯伯乳母

焉用哉誠宜殺也公乃捨之

殺二乳母　見妬婦門

為慈母服　係慈母

昔者魯昭公少喪其母有慈母良及其死也欲喪之有司以聞曰古之慈母無服今君為之服是逆古典公不忍為之練冠慈母有服自公始

不喪出母　係出母

子上之母死而不喪門人問諸子思曰昔者子之先君

子喪出母乎子思曰爲伋也妻者是爲白也母不爲伋也妻者不爲白也母故孔氏之不喪出母自子思始也

雜著

後母偏愛

凡庸之性後夫多寵前夫之孤後妻必虐前妻之子非惟婦人懷嫉妬之心丈夫有沉惑之僻亦事勢使之然也前夫之孤不敢與我子爭家提携鞠養積習生愛故

寵之前妻之子每居己生之上宦學婚嫁莫不為防焉故虐之異姓寵則父母被怨繼親虐則兄弟為仇家有此者皆門户之禍也顔氏家訓

古人不再娶

吉甫賢父也伯竒孝子也以賢父御孝子合得終於天性而後妻間之伯竒遂放曾參婦死謂其子曰吾不及吉甫汝不及伯竒王駿喪妻亦謂人曰我不及曾參子不如華元並終身不娶此等足以為誡其後假繼慘虐

孤遺離間骨肉傷心斷腸者何可勝數謹之哉謹之哉

顔氏家訓

古詩

履霜操　　韓愈

尹吉甫子無罪為後母譖而逐自傷作云

父兮兒寒母兮兒饑兒罪當笞逐兒何為兒在中野以宿以處四無人聲誰與兒語兒寒何衣兒饑何食兒行於野履霜以足母生衆兒有母憐之獨無母憐兒寧不

悲

古詩 係所生母

朱壽昌郎中少不知母所在刺血寫經求之五十年去歲得之蜀中以詩賀之

蘇子瞻

温公日録云其母素微生壽昌歲餘遣出之

嗟君七歲知念母憐君壯大心愈苦羡君臨老得相逢

喜極無言淚如雨不羨白衣作三公不愛白日昇青天

愛君五十著綵服兒啼却得償當年烹龍為炙玉為酒

鶴髪初生千萬壽金花詔書錦作囊白藤肩輿簾蹙繡

感君離合我酸辛此事今無古或聞長陵揭來見大姊

仲孺豈意逢將軍開皇苦桃空記面建中天子終不見

西河郡守誰復識頩谷封人羞自薦

雜著（係妾母）

妾母之稱

問妾母之稱曰恐也只得稱母他無可稱在經只得云妾母不然無以别於他母也又問弔慰人妾母之亦合稱之云何曰恐也只得隨其子平日所稱而稱之或曰五峰稱妾母為少母南軒亦然據爾雅亦有少姑之文五峰想是本此朱語録

雜著係乳母保母

乳母墓銘　韓愈

乳母李氏徐州人號正真為韓氏家乳其兒愈愈生未

再周月孤失怙恃李氏憐不忍棄去視保益謹遂老韓氏及見其所乳兒愈舉進士第歷佐汴徐州入朝為御史國子博士尚書都官員外郎河南令娶婦生二男五女時節受慶賀愈輙率婦孫列拜進壽年六十四病卒卒三日瘞河陽縣十五里愈率婦孫視窆封且刻其語于石納諸墓為銘矣

乳母任氏墓誌銘

蘇子瞻

趙郡蘇軾子瞻之乳母任氏名採蓮蜀之眉山人父遂

母李氏事先夫人二十有五年工巧勤儉至老不衰乳亡姊八娘與軾養視軾之子邁迨過皆有恩勞從軾官于杭密徐湖謫於黄元豐三年八月壬寅卒于黄之臨臯亭享年七十有二十月壬午葬于黄之東阜黄岡縣之北銘曰

生有以養之不必其子也死有以葬之不必其里也我祭其從與享之其魂氣無所不之也

保母楊氏墓誌銘　　蘇子瞻

先大人之妾楊氏名金蟬眉山人年三十始隷蘇氏頴然順善也為弟轍子由保母年六十八熙寧十年六月己丑卒葬于徐州屬纊不亂子由官于宋載其柩殯於開元寺後八年軾自黄遷汝過宋葬之于宋東南三里廣壽院之西實元豐八年二月壬午也銘曰

百世之後陵谷易位知其為蘇子之保母尚勿毁也

誕子 雙生 遺腹子 並附

羣書要語男子生以桑弧蓬矢六以射天地四方 內則 又射

義
子生男子設桑弧蓬矢於門左女子設帨於門右內則
三月之末擇日剪髮爲鬌男角女羈是日也妻以子見於父姆先相曰母某敢用時祗見孺子夫對曰欽有帥父執子之右手咳而名之內則
誕彌厥月先生如達注誕大也又發語辭達羊子也生民
下莞上簟乃安斯寢乃寢乃興乃占我夢吉夢維何維熊維羆維虺維蛇大人占之維熊維羆男子之祥維虺維蛇女子之祥乃生男子載衣之裳載弄之璋乃生女子載寢之地載衣之裼載

弄之瓦注半圭曰璋臣之職也瓦紡磚也斯干

詩句孔子釋氏親抱送盡是天上麒麟兒杜掌中貪見

一珠新杜寄漢中王驥之子鳳之雛杜揚杯祝願無他語謹

勿頑愚似汝爺李白憶爾懸弧日余為座上賓舉觴食湯

餅祝辭天麒麟劉禹錫贈張盥玉樹長新枝韋應物豈料鬢成雪

方看掌弄珠白樂天何時能反餔共養白頭烏且有承

家望誰能得子遲掌珠一顆兒三歲鬢雪千莖父六

旬玉牙珠顆小男兒羅薦蘭湯浴罷時芣苢春來

盈女手梧桐老去長孫枝並同上去歲生兒名添丁意令與國充耘耔韓贈盧仝頭玉嶢嶢眉刷翠骨重神寒天廟器一雙瞳人剪秋水竹馬梢梢揺翠尾李賀南山新長鳳凰雛眉目分明畫不如臨川虎兒可愛光陸離開眼已有百步威歐公洗兒歌

雙生古人尚質雙生以後生者居上取以為兄公羊傳孿子之相似惟其母知之注孿雙生也戰國策

遺腹子不思其父無貌於心也不夢見像無形於目也

淮南子

古今事實

禹契生之異

修巳背折而生禹　簡狄胷剖而生契六帖

后稷生之異

姜嫄踐巨人跡而孕生子以為不祥棄於水上故名棄即后稷也

生空桑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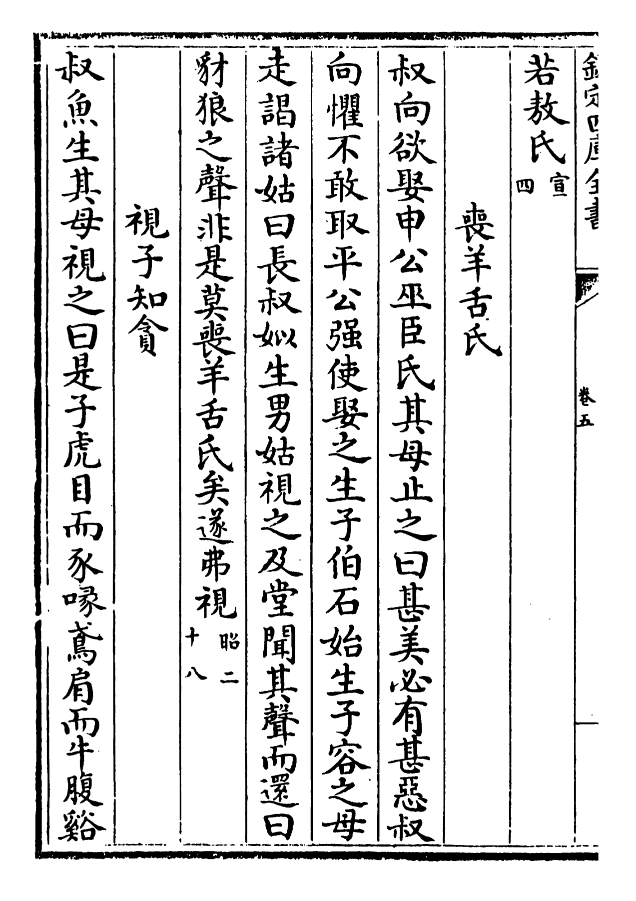
維嶽降神

紱麟

饋鯉並見生辰門

滅若敖氏

楚子良生子越椒子文子良之兄曰熊虎之狀而豺狼之聲弗殺必滅若敖矣子良不可子文以為大慼及將死聚其族曰椒也知政乃速行矣無及於難且泣曰鬼猶求食若敖氏之鬼不其餒而子文卒子越為司馬攻王楚滅



若敖氏 宣四

喪羊舌氏

叔向欲娶申公巫臣氏其母止之曰甚美必有甚惡叔向懼不敢取平公强使娶之生子伯石始生子容之母走謁諸姑曰長叔姒生男姑視之及堂聞其聲而還曰豺狼之聲非是莫喪羊舌氏矣遂弗視 昭二十八

視子知貪

叔魚生其母視之曰是子虎目而豕喙鳶肩而牛腹谿

塈可盈是不可饜又叔向曰晉有羊舌鮒者叔魚之母弟黷貨無厭亦將及矣

寤生驚母

鄭武公娶于申曰武姜生莊公及共叔段莊公寤生驚姜氏因名寤生

生而同物見姓名門

夢蘭而生

鄭文公有賤妾燕姞夢天使與已蘭曰以是為而子以

蘭有國香人服媚之如是既而文公與之蘭而御之曰妾幸而有子敢徵蘭乎

天星孕秀（見生辰門）

三日母亡

東方朔生三日而母田氏死隣母收養之時東方始明因以姓焉朔生五歲忽失經年乃歸母問之朔曰兒暫之紫泥海右紫泥水污衣仍過虞泉湔洗明發中還何言經年乎（洞冥記）

胡婦生子

蘇武留匈奴十九歲年老子前坐事死宣帝閔之問左右武在匈奴久豈有子乎武因平恩侯白前發匈奴時胡婦適產一子名通國有聲問來願因使者致金帛贖之上許焉通國至上以為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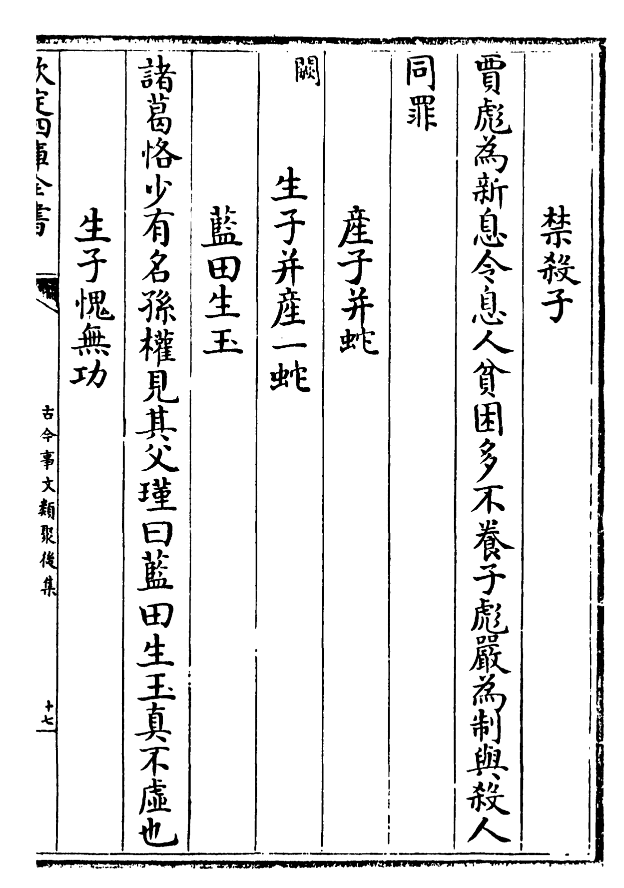
老人子無影

陳留有富翁年九十取田客女為妾一交接而死後生男大男謂其母曰我父年尊無父人道一宿斯須何因

有子女小家淫泆反欲汙我種類乎爭財數年州郡不決丞相丙吉思維良久言曾聞真人無影老翁子亦無影又不耐寒可共試之時八月取同年小兒俱解裸之此兒獨啼言寒又並日中行後獨無影人咸嘆服風俗通

老蚌生珠

後漢韋元將弟誕仲將孔融與其父書曰前日元將來淵才亮茂雅度宏毅名世之器也昨日仲將來文敏篤實保家之主也不意雙珠近出老蚌



禁殺子

賈彪為新息令息人貧困多不養子彪嚴為制與殺人同罪

產子并虵

生子并產一虵

闕

藍田生玉

諸葛恪少有名孫權見其父瑾曰藍田生玉真不虛也

生子愧無功

晉元帝生子普賜羣臣殷羡謝曰臣無功猥蒙頒賚帝笑曰此事豈可使卿有功 世說

聽啼知英物

桓温宣城太守彝之子也生未期而太原温嶠見之曰此兒有奇骨可試使啼及聞其聲曰真英物也彝以嶠所賞遂名桓温曰果爾後將易吾姓也 本傳

新婦配參軍

王渾妻鍾氏琰太傅繇曾孫也博覽記籍美容止善嘯

詠既適渾生子濟渾甞與琰坐濟趍庭而過渾欣然曰生子如此足慰人心琰笑曰若使新婦得配叅軍生子固不翅如此叅軍謂渾中弟淪也

天上麒麟見生辰門

方生知死

魏舒微時甞詣野王主人妻夜産俄聞車馬之聲相問曰男也女也曰男荅云十五以兵死復問寢者為誰曰魏公舒後十五年詣主人問所生兒曰因條桑為斧傷

而死魏自知當為公矣後果位至司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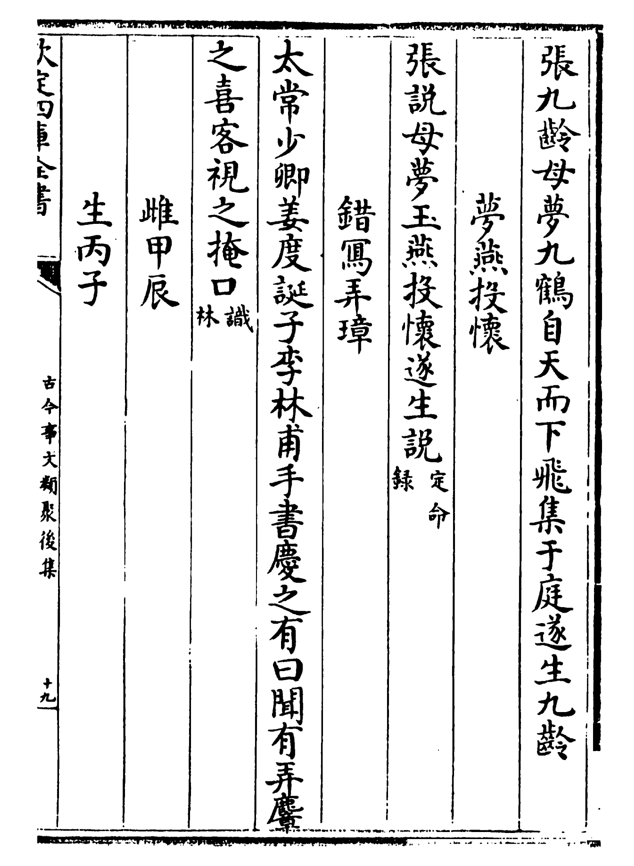
夢虜脫上衣

索充夢虜脫上衣索紞曰虜去上男也君婦當生男果然

生日湯餅

唐明皇王后恩寵日衰不自安一日訴曰三郎獨不記阿忠脫新半臂換一斗麵為生日湯餅耶上戚然閔之

夢九鶴



張九齡母夢九鶴自天而下飛集于庭遂生九齡

夢燕投懷

張說母夢玉燕投懷遂生說定命錄

錯寫弄璋

太常少卿姜度誕子李林甫手書慶之有曰聞有弄麞之喜客視之掩口識林

雌甲辰

生丙子

小戊子辰門並見生

夢賜五子

竇禹鈞家甚豐年三十無子夜夢亡祖亡父聚謂之曰汝早修行緣汝無子又壽數不永禹鈞唯諾後十年復夢其祖父告之曰汝自數年以來名掛天曹隂府以汝有隂德延筭三紀賜五子各榮顯范文正公述

生黄鶴樓

王欽若父仲華侍祖都官鄂渚欽若母有孕值江水暴

溢亟遷黃鶴樓始娩生公時隔岸漢陽人望樓上若有光景青箱雜記

試晬知貴見年齒門

夢得碁子

李泰伯母初無子祈禱無所不至祥符二年夢一道士奕碁戶外往觀之其一人取局之一子授焉遂孕生泰伯

一男一女以下係雙生

晉惠公之在梁也梁伯妻之梁嬴孕過期卜云當生一男一女男為人臣女為人妾故名男曰圉名女曰妾傳十七

一産六子

陸終娶鬼方國君之妹謂之女嬇孕而不育三年啟其母左脅三人出右脅三人出帝系

一産二子

霍將軍妻産二子疑所為兄弟或曰前生為兄後生為

弟或曰居上者宜為兄居下者宜為弟居下前生今宜以前生為弟時霍光聞之曰昔殷王祖甲一產二子曰嚚曰良以卯生嚚以巳生良則以嚚為兄以良為弟並以前生者為長霍氏亦以前生為兄焉西京雜記

存趙孤兒以下係遺腹

趙朔為屠岸賈攻滅朔有遺腹子朔夫人置兒袴中得脫朔客公孫杵臼程嬰二人謀取他嬰兒負之以文褓匿山中嬰謬謂諸將曰吾知趙氏孤處諸將發兵隨之公

孫杵臼謬呼曰趙氏孤兒何罪請活之諸將殺杵臼與孤兒然趙氏真孤反在程嬰處為匿十五年因韓厥復立之是為趙武程嬰自殺曰我將下報宣孟與公孫杵臼武為服齊衰三年為之祭邑史記

有祖風烈

李廣子當戶早卒有遺腹生子陵陵有廣之風烈

同生丁卯

鄭玄子為孔融吏舉孝廉融被圍往赴難遇害有遺腹

子以丁卯日生玄以丁卯歲生故名曰小同

繼父不容

杜祁公衍越州人父早卒遺腹生公前母有二子不孝其母改適河南錢氏公年十五六其二兄以爲其母匿私財以適人就公索之不得引劒斫之傷腦走投其姑姑匿之重檐上出血數升僅而得免乃詣河南歸其母繼父不之容往來孟洛間貧甚傭書以自資

體有四乳

范忠文公鎮兄鎡卒于隴城無子聞其有遺腹子在外公時未仕徒步求之隴蜀間二年乃得之曰吾兄異於人體有四乳是兒亦必然驗之果然遂名曰百常

古今文集

雜著

晬日試兒

江南風俗兒生一期為製新衣盥浴裝飾男則用弓矢紙筆女則刀尺針縷並加飲食之物及珍寶服玩置之

兒前觀其發意所取以驗貪廉愚智名之為試週親表聚集致讌享焉自茲以後二親若在每至此日常有酒食之事爾無教之徒雖已孤露其日皆為供頓暢聲樂不知有所感傷梁孝元帝年少之時每八月六日載誕之辰常設齋講自阮修容薨殁之後而此事亦絶

古詩

借韻賀子由生第四孫斗老

蘇子瞻

今日散幽憂彈冠及新沐况聞萬里孫已報三日浴朋來四君子大壯泰臨復開書喜見面未飲春生腹無官一身輕有子萬事足舉家傳好夢殊相驚凡目爛爛開眼電硗硗峙頭玉但令强筋骨可以耕衍沃不須富文章端解耗紙竹君歸定何日我計久已熟長留五車書要使九子讀簞瓢有内樂軒冕無流矚人言殆似我窮達已可卜蚤謀二頃田莫待入州録

律詩

洗兒　蘇子瞻

人皆養子望聰明我被聰明誤一生惟願孩兒愚且魯無災無難到公卿

洗兒二首　朱喬年

行年已合識頭顱舊學屠龍意轉疎有子添丁助征戍肯令清苦更冠儒

其二

舉子三朝壽一壺百年歌好笑掀髯厭兵已識天公意

不忍回頭更指渠

賀陳述古弟章生子　蘇子瞻

欝葱佳氣夜充閭始見徐卿第二雛剩欲去為湯餅客惟愁錯寫弄璋書參軍新婦賢相敵阿大中郎喜有餘我亦從來識英物試教啼看定何如

東仲叔父幼子晬日詞幼子謂深尚書

黄魯直

骨秀已知騏驥子性仁端是鳳凰雛不騰渥水稱神俊

應出岐山作瑞符漸指家人知姓字試看屏上識之無乃翁斷獄多隂德徑作高門待汝車

詩話

自愧無功

南唐時宫中甞賜洗兒果有近臣謝表云猥蒙寵數深愧無功李主曰此事卿安得有功坡賀洗兒詞云犀錢玉果利市平分霑四座自愧無功此事如何到得儂

犀角豐盈

鄭語云史伯言幽王惡犀角豐盈而近頑童窮困故坡詩云未得豐盈犀角兒先逢玉雪王郎子又曰眼中犀角真吾子身後牛衣愧老妻

氣可食牛

尸子曰虎豹之駒雖未成文已有食牛之氣故杜詩云小兒五歲氣食牛坡詩云見之齠齓中已有食牛氣後山云虎子墮地氣食牛

晩始得子

邵堯夫四十餘始娶生男有詩曰我今行年四十五生男方始為人父鞠育教誨誠在我壽夭賢愚係於汝我若壽年七十歲眼前見汝二十五我欲願汝成大賢未知天意肯從否聞見錄

摩頂能行

東坡中子廹生四歲不能行請辯林禪師為落髪摩頂祝之不數日能行坡詩曰我有長頭兒角頰峙犀玉四歲不知行抱負煩背腹師來為摩頂起走逐奔鹿

前後身

羣書要語前後身本出釋氏輪迴之說

古今事實

取金環

羊祜年五歲令乳母取所弄金環乳母曰汝先無此物祜即詣鄰人李氏東園桑木中探得之主人驚曰此吾亡兒所失物也云何持去乳母具言之乃知李氏子則祜前身也

沙門前身

中書令王珉有一胡沙門瞻珉風采曰使我後生得為此人作子願亦足矣後珉生一子始能言便解外國語及絶國珠貝生所未見即識其名咸謂沙門後身

取刀子

向靜有女數歲而亡始病時弄小刀子母奪取不予傷母手後又産一女年四歲曰前時刀子何在母曰無也女曰昔爭刀子故傷母手何云無也靜覓數刀合置一

處令女自識女見大喜而即取先爭者冥祥記

能記墮井

晉鮑靖字太玄年五歲語父母云本是李家兒九歲墮井而死父母訪之皆驗

永師前身

唐房琯為盧氏宰與道士邢和璞出遊過夏口村入廢寺坐古松下和璞使人鑿地得甕中所藏劉師德與永禪師書謂琯曰頗憶此耶琯因悵然悟前身之為永禪

師也東坡詩序

取香囊

後蜀文澹生五歲謂母曰有五色香囊在杏林中往取得之乃澹前生五歲失足落井今再生也

夢謝康樂

江南逷鎬初生父忽夢前永嘉守謝靈運來謁願託君為父子鎬生貌類夢中者小字康樂及冠顏秀嗣主累用之平建州克湘潭號逷羅漢玉壺清話

僧孺後身

劉沆曾祖景洪事楊行密為江西牙將有彭玕者稱太守脇景洪附湖南偽許之復以歸行密遂不仕初景洪曰我不從彭玕因活萬餘人後必隆因名所居山曰復隆山山有牛僧孺讀書堂沆母夢牛相公來而生沆

因夢立名

范祖禹母夢一丈夫被金甲至寢曰吾故漢將鄧禹也祖禹是日生公遂以名初字夢得溫公以傳鄧禹篤行

淳倫乃改字淳甫家傳

李白後身

郭祥正母夢李太白而生祥正少有詩名梅堯臣曰天才如此真太白後身也

古今文集

雜著

論前後身　隋李士謙

客有不信佛家報應者士謙曰積善餘慶積惡餘殃豈

非休咎耶佛經云轉輪五道此賈誼所謂千變萬化未始有極也若鯀為黄熊杜宇為鶗鴂褒君為龍牛哀為虎君子為鶴小人為猿黄母為黿宣武為鼈鄧艾為牛徐伯為魚此非佛家變受異形之謂耶客曰邪子才云豈有松栢後身化為樗櫟者士謙曰此不類之說也變化皆由心作木豈有心乎客亦不能難

律詩

贈湖州司馬

李白

青蓮居士謫仙人酒肆藏名三十春湖州司馬何須問金粟如來是後身

詩話

亡兒再生

顧況字逋翁暮年一子即非熊前身也非熊暴亡況追悼哀切乃吟曰老人喪愛子日暮泣成血老人年七十不作多時別非熊在冥間聞之以情告冥官皆憫之却令生況家三歲能言冥間聞父苦吟之事

樂天後身

白樂天晚極喜李義山詩文嘗謂我死得為爾子足矣義山生子遂以白老字之既長略無文性温庭筠嘗戲之云以爾為樂天後身不亦忝乎然義山有衮師我嬌兒美秀乃無匹之譽何也 蔡寛夫云

太白後身

梅聖俞贈郭功父詩以為李白後身末云死生往復猶康莊樹穴探環知姓羊 全篇見風濤之險云

敵帥托身

東越華淑英張兩王之配也以乏嗣禱岳廟夢先汝王引一將至端幃曰此同姓敵帥名甫字維幹者前乃赤大成星思凡謫降于丙戌歲九月二日亥時用繼世宦必須修造及期創桂香書屋工畢而生天愚子遂號幹父後封揚州衛侯自是仕進不絶

古今事文類聚後集卷五